

母亲的菜园

■阮长兴(通山)

每次回家,总要去母亲的菜园里走一走、看一看,母亲也总是从菜园里为我采摘大包小包的当季菜带回城里。

母亲今年72岁了,按说到了这个年龄,本应是颐养天年的时候,但母亲由于几十年间养成的劳作习惯,闲不住,在城里住不了几天,就吵着,非要我送她回老家住。

母亲的菜园在老家屋后背的山坡上,大约有100米远。在我的记忆中,菜园倾注着母亲的心血,母亲把菜园里的菜苗当成了自己的孩子。她平日一有空闲就往菜园跑,松土,锄草,除虫,浇水,施肥,辛勤而快乐地耕种着,一脸幸福地盼望着沉甸甸的收获!冬春,母亲在菜园里种白菜萝卜和葱蒜,夏秋就种茄子黄瓜和辣椒,瓜瓜果果发芽开花,一地生机勃勃。一年四季,菜园没有闲着,母亲也不会闲着。她一下摘回一捆菜叶,一下摘来几个黄瓜。那鲜嫩水灵的黄瓜,冲洗干净,嚼在嘴里脆脆爽爽,满口清香。在那缺吃少喝的年代,母亲种出来的蔬果,不但养活了我们一家十口人,让我们的餐桌变得丰富多彩,让生活也变得有滋有味。

母亲说:种菜是一项细致活儿,虽然辛苦,但能带来无限乐趣。“种菜如绣花”“一亩园十亩田”,施肥、松土、整畦、下种,是要花费母亲大量的劳动力,但是这个时候母亲连蔬菜的影子都看不到,可“种瓜得瓜,种豆得豆”的希望却能给母亲带来很大的鼓舞。因为母亲相信,人勤地不会懒,出一份劳力就一定能有一份收成。

小时候,我常去菜园看母亲种菜,她先整好地,再用锄尖拔拉开一道道浅沟,然后把种子撒进去,最后用锄头推动沿土将沟埋住。等过十天八天,那平整湿润的菜畦就会冒出又绿又嫩的瓜菜的新芽,这时母亲也会露出最灿烂的笑容。

母亲常说“庄稼一枝花,全靠粪当家”。母亲给菜苗浇粪水时,不是鸟儿啼鸣的清晨,就是倦鸟归巢的落日黄昏。母亲说这个时候浇粪水,便于菜苗吸收养分,而且洒粪水时,一定要浇在根脚,要是浇在菜叶上,菜苗就会慢慢枯死。等到菜苗长高长大后,母亲就会弯下腰背,往菜苗稠密的地方,拔掉一些柔小枯黄的菜苗。母亲说种菜其实和做人一样,有舍才会有得,哪怕是一棵小小的菜苗也需要适合自己生长的空间、阳光和雨露。

母亲的菜园一直都是用家里的猪粪或木柴灰来追肥,没有一点化肥农药,每隔一两天母亲就会从家里挑粪水浇一次,让各类蔬菜长得葱茏茂盛。不打农药的菜地,虽然有许多菜叶上常爬有绿色的小青虫,菜叶有窟窿,影响菜的美观,但一点不影响菜品。不像现在菜摊售卖的蔬菜,看起来漂漂亮亮,可远远地就能闻到农药味。本可生食的西红柿黄瓜,回家要多多泡洗,才敢入胃,其它的更要炒熟。

刚进城的那几年,因经济比较困难,每隔一段时间,母亲就让父亲送一大袋自家菜园子的菜到镇上,让妹夫托人带给我,说城里买的菜,农药化肥用得,日照养分都不足,吃多了容易生病。那满满一袋子菜,盛满母亲的心血,足够我们吃一个星期。母亲感觉我们的菜吃得差不多了,就会再让父亲为我送新鲜的菜,如此往复,我们夏天基本很少买蔬菜。

如今父亲已不在了,母亲也老了许多,身体也是一年不如一年,但她依然固执地在菜园里侍弄。只要有空,就扛起锄头,给各种菜蔬拔草、除虫、施肥。那些蔬菜也好像是通了灵性似的,西红柿嘟嘟地涨红着脸,茄子紫光照人,还有辣椒黄瓜,也一个个长得油光水滑的,鲜嫩得不得了。这么多新鲜的蔬菜,母亲自然吃不了,除了分给我几姐妹外,就送给湾里没有菜园的人家。所以,左邻右舍有什么好吃的,也总忘不了母亲。

现在我每次回去,都会到母亲的菜园里转转,帮母亲除除草、施施肥,看看菜地里硕果累累的情景,总是嘴角流露出得意或自豪的微笑。菜园里有母亲的牵挂,也有我的担忧;菜园里撒满了思念,也结满了乡愁。

小寒

诗画
二十四节气

文/杨弃 图/雪雁鸣



季节一个趑趄,一头栽进了寒冷的冰窟里。气象史载,多数年份,小寒低温甚于大寒。这是我地一年中最寒冷的时段。

古人观察雁、鹊、雉等鸟类发现,此时,天地阳气已动。噢,气温因极而衰,只是粗心难以发现。

“小寒,大寒乱作一团。”就是形容这时的寒冷。对于冬作物油菜、大棚菜、新茶园、家畜都在呼喊添衣盖被的呵护。还有曾让庄稼倒伏在绝望里的水患,该怎样根除?

从原始狩猎到农业初始,神农时的古人,就称谓此季所在的十二月为腊月。周代就普及至民间。

古时腊月有个重要节日腊八节,名称繁多,亦呼腊日。夏代腊日曰嘉平,商季唤清祀,周时为大蜡。南北朝始固称腊八节。

此节原为信众脸戴傩具,舞之蹈之,呼之歌之,祭祀祖灵,欢庆丰收,驱疫禳灾。节气延续数千年。

宋代改变习俗,主要是熬煮、赠送、品赏腊八粥。明清官府,敬神供佛成了主旋律。然民间习俗则是庆丰家实,拉开洗财猪等办办春节的序幕。

其实,寒冷是一份特别大礼,送给快节奏今人,一个检索沉淀,消化历经的机缘。人生的冬天有长有短,寒冷会让人陷入孤独。无助的失望,极易坍塌于肃杀之季。而有志者则拒绝枯萎,在心灵里培育一朵花,展望春色,鲜艳日子。

在寂寥里,与一片凋零的落叶交心,足可擦亮蒙尘的思绪。世序把人生命运设计成叶生叶落,显然是浅薄的。

人生还有结实硕果的责任。有志者决不预设借用身外之艳,来涂抹自己的果实。颜色操在心里和手上的人,才能避免行程的惊魂和措手不及,生命才至于像落叶,被朔风轻轻摘去。

命运没有偶然。当寒冷企图迫使热血静止时,身携负担的人,仍在不断行走。有声响,有光亮,有热度,有特质的魅力。

这亦是一个打磨性子,呈现佳境的好时节。可不是,屋角的那树梅,低眉贴首了近一年,并未招引青睐。却在一派严酷的冷眼里,独自笑红了脸,成为节令中最具生命力的精灵,盛开在无数诗词里。

是啊,唯有不惧遭际,不计冷酷,毋弃寂寞的奋斗者,才有可能挺拔成一树梅花!

冬登望城坡

年少驰骋的风比黄金都珍贵。从小到大没什么激动人心的挑战让我难以忘怀。周末,那场和舍友们说走就走的登山(望城坡)之旅,让我们的青春任性了一回,做个无悔的追梦少年,在一夜千转百回的艰辛登顶中,真正理解了青春不败的意义。

半夜凌晨一点,正是万籁俱寂的节点,我们整理好行囊,背上书包便开始行动。绕过了宿管的监视,躲过了门卫的盘查,就像经历一场躲猫猫的游戏,伴随着刺激和快乐走出了校门。

叫上了一辆出租车,我们便向目的地望城坡驶去。为了展示青春年少不怕苦的坚强意志,我们执意在山脚下车,豪气谈起爬山要爬的意义,硬是凭着书生意气,个个如离弦之箭向山顶奔去,欲与天公试比高。

走过山脚下的一处农田时,为了驱寒,大家弄了一点秸秆在开阔地燃起篝火。瞬间,“噼啪”作响燃烧的火光驱走漆黑的夜,大家纵歌起舞,好不惬意。随着火烬暖散,大家不忘

防火之责,纷纷踩灭火星,不再痴迷于转瞬即逝的暖洋洋的光景,向山而行,追寻那属于自己的似水的年华。

一路山路弯弯,层峦叠嶂,千回百转。明明感觉山顶就在眼前走几步就能到达,却一弯接着,一弯,兜兜转转,恰是“一山放出一山拦”。越过山涧农田,路上的植被也逐渐茂密起来。我自认为体能不错,爬山应没有问题,然而事实证明我高估了自己。前两个小时还兴高采烈,后来两个小时就痛不欲生。不仅是腿疼,精神上还很疲惫,更有那让人望而却步的数不尽的长坡。

正当一次次挑战到极限想放弃时,毛主席那句“无限风光在险峰”的诗句在心中激荡,鼓励着我们一次次咬牙坚持前行。因为大家深知,高山只会征服惧怕它的人,却永远征服不了敢于挑战顶峰的人。

时光飞逝,一个小时接着一个小时过去了,我们手脚并用,翻过一山又一岭,成功把一座座山踩在脚下,只为能在凌晨五点半看望城

■熊高旭(咸安)

坡山顶太阳跃出云海时天光乍破远山轮廓的奇光。四个多小时过去了,我们终于如期登上山顶。山风阵阵,穿林耳语,也冻得大家直跳脚,却没有看到传说中的奇观。

可能冬天的太阳起得比较晚吧,大家猜测。于是我们又从五点半等到八点。然而那泛起的层层薄雾,却将整个恩施城衬托得若隐若现,笼罩在一片仙山雾霭中,宛若天上宫阙。本想着等太阳公公揭开这座城市的面纱,却没想到碰到了阴天又起大雾,惆怅之余,却让我们看到别样的山城之美。这次登山,虽然没看到云海日出,但是没有一个人后悔,因为那是自己的选择,奋力拼搏过,落子就无悔,这也许就是青春的另一种证明吧。

这次登山经历告诉我们,人生旅途可能会走一些弯路,可能会被路上的荆棘所伤,可能会被脚下的石子绊倒等诸多遗憾,但只要心中有梦,眼中有光,在无数次跌倒中顽强站起,脚下的路才会越走越宽阔,最美青春才会无悔绽放!

■王意林(嘉鱼)

有,人间难得几回见。”

桐子是欢乐的花。上小学时,我最盼望的就是放暑假,夏天,绿肥红瘦,满山的桐子树就是我的乐园。

桐子树阔大的树叶间隐藏着一只只会唱歌的蝉,对于我,那蝉就是一个诱惑,我总是企图把那带翅膀的蝉捉住,装进火柴盒里,一个人独自赏玩。我时常寻着蝉声,像猫一样蛰伏于绿叶间,屏息窥视着蝉,蹑手蹑脚,一步步向蝉儿靠近,离蝉越近,心跳越急,伺机猛地一扑,想快速抓住它。因没有网拍,只能靠手抓,多数时候都是功亏一篑,无功而返,让蝉在眼皮底下逃脱,心里总要怅然好一阵子,只能再等待着下一次机会的到来。

也许是有的蝉儿唱歌陶醉了,唱得忘了形,也有被我抓住的,每当这时我非常成就感,拿着有蝉鸣叫的火柴盒在同伴面前炫耀,整个夏天,乐此不疲。为此,一位老校长曾在一次学生会上用一首打油诗揶揄过我,即便如此,我也童心难改,第二年夏天,又故态复萌,那带翅膀的蝉对一个没有玩具的少年的诱惑实在是太大了。

桐子是生财的花。金秋时节,待到桐子成熟,老师就带领我们用竹竿把一树树的桐子敲打下来,剥去皮晒干后,卖给当地的收购站。每当我们抬着一筐筐剥过皮的桐子交给老师时,内心里总是充满了收获的喜悦。

老师往往奖给多打多剥桐子的学生作业本,我每每收到奖励,心里就像喝了蜜一样甜。学校则用售桐子换来的收入为我们减免学杂费,以减轻我们的负担。“童子打桐子桐子落童子乐”,那洋溢着欢乐的劳动场景至今记忆犹新,难以忘怀。

由于王家庄周围的村民大多移居城镇,生源减少,中小学布局结构相应调整,西湖学校已不复存在,如今,老家后山曾带给我美好诗意和童年欢乐的满山桐子树,已被满山的翠竹取代,“童面不知何处去,也无桐花笑春风”,物非人也非,面对此情此景,我的心中充满了深深的失落。

我现在已很少回老家了,我怕触景伤情。我真想时光能够倒流,让我再重温一回那有桐花相伴的童年温馨时光。尽管我知道,这个愿望只能是一个永远的美梦。

岭上开满桐花

我的老家王家庄老屋紧挨着一座小山,是我当年就读的西湖学校的老师的办公室所在地。山上一条宽阔的大道通向山下美丽的校园,满山的桐子树,每逢春暖花开,白里透红的桐子花密密匝匝开满了树梢,煞是好看。

我觉得桐子花非常切合学校办学的氛围,具有一种诗情画意的美,应当首推为校花。芬芳的桐子花陪我走过了美好的童年,完成了我由学生向老师的角色转换。我在桐子花的芬芳中完成了初中学业,高中毕业后回母校当民办教师。至今,桐子花的芬芳依然弥漫在我的心坎,历久弥香。

桐子花是美丽的花。每年春天,桐子花如期绽放,一树一树,开得那样热烈,那样灿烂,一树树桐子花酷似一个个少年儿童天真烂漫的笑脸,没有粉饰,没有做作,开得那样率真、任性,那样随意,置身花丛,童面桐花相映红,是何等美妙的意境!

山上桐花灼灼,山下书声琅琅。儿童是人生美好的阶段,春天是四季中最美好的季节,桐子花堪当春天最美的花朵,所有的美都聚在一起,情怀也当是最美的了。“此景只应梦中